

遭遇FIFA转会禁令 申花全华班也有难题

问题·1 “欠薪底线”一降再降？
问题·2 “自由身裁定”先保护俱乐部？
问题·3 “退出”比“欠薪”危害更大？

根据国际足联正式来函，青岛、北京北体大、上海申花三家足球俱乐部因未按要求执行国际仲裁裁决，已被国际足联在全球范围内处以“禁止注册新球员”的处罚，待支付相应裁决款后方可解除该禁令。

附件为国际足联相关邮件，请参照执行。

中国足球协会 / 竞赛部

近日，国际足联致函中国足协，称由于上海申花俱乐部未遵守国际足联的裁决要求，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对原主帅恩里克·弗洛雷斯的付款义务，国际足联的纪律处罚自动生效，申花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注册新球员，该禁令待付清裁决款项后方可解除。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梦婕

源起“弗洛雷斯案”，违约金数目不菲

这份突然降临的罚单从何而来？事实上，该罚单中的申诉人是西班牙籍教练恩里克·弗洛雷斯，其早在2020年初就开始向国际足联仲裁法庭发起上诉以追讨相关款项。2018年12月，弗洛雷斯接手申花，双方当时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2019赛季开始后，申花成绩高开低走，弗洛雷斯陷入争议，此后申花以一波九轮不胜的队史最差战绩一度深陷保级区。2019年7月3日，申花官方宣布，弗洛雷斯因个人原因辞去主教练职务。回国后不久，认定申花存在违约行为的弗洛雷斯立马将申花俱乐部上告至国际足联仲裁法庭，以

追讨薪酬、违约金和利息。国际足联经调查审议后于2020年2月下发裁决书，责令申花向弗洛雷斯支付的具体款项如下：从2019年7月5日起至有效支付之日为止的50万欧元未支付薪酬外加5%利息；从2019年9月16日起至有效支付之日为止合计1200万欧元和15万美元的违约金外加5%利息。申花之后曾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但被驳回。2021年4月22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发布最终裁决。2022年1月14日，国际足联向申花下发正式裁决，这份裁决书中提到：“如果俱乐部持续违约或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支付全部应付款项，

则将被禁止转会，直至付清全部款项。转会禁令将由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共同负责实施，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自动生效，无需做出进一步的正式决定，也无需由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或秘书处发布公告。

本次裁决的款项涉及数额较大，以申花目前的财政情况，基本不可能在短期内付清，因而注册禁令不会在短期内解除。“全华班”申花将以原有的国内球员班底出战新赛季。

不过，按照相关规则，国际足联发布的注册禁令不适用于以下球员：从本俱乐部外租后回归的球员；租借到期后继续租借的球员；通过临时转会证明到队且待满一年自动转正的球员；业余球员，包含从本俱乐部梯队提拔的年轻球员。因此，引援受阻的申花在禁令期内仍可为结束租借期回归的刘若钊、蒋圣龙、周俊辰等球员办理注册手续，此外，从梯队征调球员至一线队作为补充也是被允许的。

李石二人注册事宜生变

当申花的“转会禁令”生效之时，仅初步完成转会手续的李松益和石笑天在申花的前景突然发生变数。按照流程，当俱乐部引入球员时需完成转会和注册两个手续，该笔引援才算正式生效。因李松益和石笑天在来到申花的康桥基地，跟队合练并接受教练组考察时均为自由身，在转会时便无需涉及申花俱乐部与其他俱乐部之间的谈判，因此，李、石二人的转会手续相对简单，在该禁令出现之前就已经完成。

但在注册一事上，申花需要办理的手续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按照规定，俱乐部注册新球员时，必须携带相关球员的身份证明原件前往所属的地方

足协办理有关手续。然而自3月下旬以来，上海的疫情形势发生变化，包括康桥基地、上海足协办公楼等地都进入静态管理状态，因此注册手续被搁置。与此同时，多次推迟截止日期的中超国内转会窗口也因当下疫情的影响被再度调整，结束时间延至4月29日，这也是申花没能及时为李松益和石笑天办理注册手续的原因之一。

尽管两名新球员的转会手续均在禁令颁布前完成，但未完成的手续确实受到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但严格意义上，李松益和石笑天错过注册窗口也是不争的事实，两人能否最终顺利加盟申花存在变数，而且有待中国足协的进一步确认。

足协为欠薪球队开“绿灯”，中国足球抱团自救？

相比欠薪，或更承受不起“不玩了”

本报记者 李冰

中国足协这次会出尔反尔吗？

在上个周末，当外界有传出“中国足协下发文件暂时解除中超、中甲三家俱乐部的转会禁令”消息的时候，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在被曝出的足协竞赛部下发给俱乐部的邮件当中，来自中超的武汉长江队和重庆两江竞技队，以及中甲淄博蹴鞠队被暂时解除转会禁令——在此之前，因为拖欠教练员以及俱乐部员工薪水，这三家俱乐部被列入了中国足协禁止转会的“黑名单”当中，也就是说，在解决全部欠薪问题之前，三支球队都被剥夺了引进新的内

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诸多国脚级别的球员以欠薪为由，向中国足协申请“自由身”的情况下，今年4月初，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召集中超、中甲和中乙联赛俱乐部召开线上会议，并且下发了《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布了2022赛季三级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包括四支升班马以及重庆队和武汉队在内，即便带“病”（欠薪）参战，依然全部通过了中超联赛队准入审核。

按照圈内人士的说法，中国足协之所以对武汉、重庆和淄博蹴鞠三家俱乐部“网开一面”，是因为他们向中国足协递交了解决欠薪问题的“一揽子计划”——同样是在4月初的职业联赛会议上，中国足协对所有存在欠薪问题的俱乐部明确要求，在2022年7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30%，在2022年10月31日前解决欠薪不低于总额的70%，在2022年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而上述三家俱乐部则承诺，会在今年7月31日前解决全部欠薪问题。

对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来讲，在各项管理制度早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出手帮助陷入困境的俱乐部，多少有些

无奈和不得已。虽然到目前为止，新赛季中超联赛的具体开打日期以及赛区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年内完赛”和“打满34轮”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先把联赛踢起来”已经成为了必须实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球队说“不玩了”，并选择退出，由此带来的影响，显然是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职业足球联赛难以承受的。

此外，从对一些遭遇欠薪球员“自由身”身份认定的变化当中不难看出，作为职业足球联赛的主体和参与者，俱乐部这次成为了首先被保护的对象——至少在2022赛季，中国足协希望通过准入审核的18支中超、17支中甲和22支中乙球队“一个都不能少”，或许这也是武汉、重庆和淄博蹴鞠三支球队的命运已经从“死刑”改判“死缓”的主要原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当下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以及投资人主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过去的两个赛季，随着大牌外教和外援的离开，曾经两次夺冠的广州队如今却在亚冠赛场上，变成了任对手宰割的“鱼腩”，这也是处于寒冬之中的中国职业足球的最现实的缩影。在“活下来”成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中足联筹备组和中超中甲球队，选择这样一种不太被外人理解的“抱团”方式进行自救，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